

话本中的公案十二篇

——古代公案小说选第一辑

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

话本中的公案十二篇

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选译
杭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一年六月

前 言

这里选录自宋至明的“说公案”话本十二篇，略加删节，并重加注释，作为我院古文选读课的辅助教材，供学生阅读。

宋元话本的出现，鲁迅认为，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革”。其中“说公案”话本的问世，也可说是小说内容在当时的一大发展。在这以前，以公案为题材的小说，几乎难以找到。李公佐《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亲手复仇，然后投案自首，只好算是触及了公案小说的边缘。在这以后，随着民间“说话”日渐兴盛，而官僚统治日益腐朽，层出不穷的错案、冤案、疑案、奇案就一一成为当时“说话”艺人的“说话”题材。以“说话”记录为底本，经过整理、编写、润色的“说公案”话本也就源源流传于世。这些“说公案”话本，和其他题材的话本，共同以其通俗的语言、明快的笔调、朴实的感情、清新的气息、粗犷的风格、生动的刻画而凝聚为一种新的活力，独立于传统的文言短篇小说以外，在当时就深受各阶层的欢迎和重视，而日益发展壮大。至明中叶以后，还引起一些文人纷起模拟而改编和创作了许多专供阅读的话本，又名拟话本。这些日积月累的话本和拟话本，后来在数百年间，几经散佚，又陆续发掘，至今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警世通

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西湖二集》、《醉醒石》、《清夜钟》等十余种话本和拟话本集中的作品，剔除重复，尚剩两百余篇。其中“说公案”话本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它们既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又是法制史上的珍贵资料。我们可从中看到古代审案过程中的大量真实写照——封建刑法的阶级本质和封建官吏的办案方法。尽管从现代推理小说广泛运用科学分析的角度看来，其中一部份的审案方法已显得陈旧、落后、简单、粗暴、夹带着封建糟粕，但也包含着不少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把这些当作司法工作的一面镜子，纵使是一面锈蚀斑驳的古镜，也未始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然而，这些终究是封建社会的东西；作为古代公案小说的选本，也应该有所取舍。斟酌之下，定了三项“不录”的标准：（一）为片面地渲染美化“正面人物”，而不合情理地挪移、改换原来传说中的情节，以至减损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借鉴价值的，不录；（二）过分地突出鬼神启示对破案的作用，而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借鉴意义的，不录；（三）过多地进行色情描绘，无形中转移了借鉴重心的，不录。最后，从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直至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共六种话本和拟话本集中，选录了这著名的十二篇。篇中有些与公案本身并不密切有关和节外生枝的文字，如每一篇的“入话”，一些在段落间反复套用、过于熟滥的诗、词、偶句，一些“说话人”旁白似的插话和议论，迷信因果的劝善和说教，以及个别累赘重叠的句子，按照我们的编辑要求，也只得在不触动内容，不改换字句的前提下，小心地予以一

一删节，让读者能比较清楚地、紧凑地看到小说本身，特别是小说中的公案本身。

本书对十二篇的编排顺序，系根据其出书年代的先后。其中的案狱情况，则可分为清官明断、役卒干劲、意外暴露、屈打成招、伺机破案等五种类型。每类各占一至三篇，每篇都有其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足以引起警惕的教训，在其篇前的提要中分别提到，这里不予重复。

本书的主要来源：《京本通俗小说》的作者已无从查考；“三言”的编者冯梦龙和“两拍”的作者凌濛初的生平，在许多有关书籍中都能看到，恕不赘叙。

本书由汪振蓬、龚伟编注，辛子牛核稿。因限于水平，疏漏舛误，自知难免，倘蒙指正，先此致谢。

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 错斩崔宁..... (1)
-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4)
-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49)
- 况太守断死孩儿..... (66)
-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80)
-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106)
-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139)
-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157)
-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175)
- 红花场假鬼闹..... (190)
-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222)
-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235)

错 斩 崔 宁

【提要】

这篇选自《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的南宋话本，由一系列不幸的巧合组成；一个个的巧合、似是而非的假象，一开始就迷雾似地把书中人物一步步引入歧途：穷愁度日的刘贵，酒后驮了岳父资助他开店的十五贯钱回家，向其妻二姐开了个玩笑，说已把她典得了这十五贯钱，明日就要送行。而且对二姐的疑虑不安，心里暗笑，嘴里却圆谎自如。二姐信以为真，急欲先告爹娘，却怕明日脱不了身；乃乘刘贵醉眠，连夜出门，又不敢单身夜行。于是借宿邻家，并托向刘贵转告她次晨的去向。这是引入歧途的第一步；心烦意乱中，出门忘了关门，没想到“开门揖盗”，随即摸进了窃贼。刘贵惊醒，夺钱，死于斧下；十五贯钱被一卷而空。二姐则次晨一早赶路，一心奔告爹娘，和一驮了贷款的陌生小伙子崔宁邂逅同路。这是引入歧途的第二步；过后，邻居发现死了刘贵，走了二姐，就按她预告的去向，飞步追上。看到是男女同行，就硬把他们一起扭回。这是引入歧途的第三步；待听到凶讯的大娘从娘家赶回，硬说二姐于两天内同人通了奸，见了十五贯钱而蓄意谋杀、劫财、潜逃后，人们搜抄小伙子的囊中，恰好是不多不少的十五贯钱，于是群情激愤，两人有口难辩。这是引入歧途的第四步；到官后，官府听到大娘

和邻居里正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看到崔宁囊中的十五贯钱，一文不差；酷刑以后，又拿到两人一一诬认的招供，招供上还有左邻右舍一一指画的十字，就深信不疑，断然把两人判决死罪。这是引入歧途的第五步，亦即把两个无辜的青年推上死路的最后一步。

按理，相处几年的邻居不会不了解二姐的平时为人。一贯未见奸情，怎能在一夜之间变出一个奸夫？纵使受到一个个假象的迷惑，难道群众中没有一只眼睛是雪亮的？为何都狠下心来把不幸被推落水的人当作狗来痛打？但答案就在下文：铸成冤狱后，官府把崔宁囊中的十五贯钱发还“原主”大娘，结果全部转奉给衙门中人做“使用”“还嫌不够”。以当时一片柴米店的资本、或一个青年妇女的身价，还抵不上一场短暂的刑讯和当堂判决的“使用”，如果官司没头，顶罪无人，邻居被一个个怀疑过来，岂不都要遭受无妄之灾？

按理，一直和二姐相处得好的大娘更应熟知二姐的为人，何况二姐在公堂上也赞扬她“贤慧”。岂知在二姐的生死关头，她见死不救，反而翻脸相诬，投井下石，给二姐捏造了一连串“罪状”，引起邻里齐声附和，使他们决心上堂诬证到底。但若二姐死而不瞑的双目能一直看到大娘的后半世，就该知道这不是误会，也不是冲动——当大娘守孝未满，老仆接她回宁，巧逢当年窃贼在林中剪径为盗，老仆上前相拚被杀，她反而拍手叫好，还诉说：嫁了他，他“只会吃饭”；杀了他，倒为她除害，来暗示和讨好敌人，就此做了押寨夫人；当强盗向她回顾一生血债，泄露了当年的作案真相，她却又乘府尹换任，反戈一击，向官府首告，把强盗处死，从而合法地占有了强盗的一半家私。总之，她顺水推

舟，见风转舵，不冒风险，不动感情，只有当她想到来世，出于对因果报应的迷信和恐惧，她才懊悔：“当初不合做弄他两人偿命。”于是把家产舍入尼庵，以逃避阴司的最后惩罚，在阴间继续保全自己。

大娘“做弄”、邻居怕事、一系列不幸的巧合，错综地凑成了这一惨剧。然而铸成冤案的关键还在于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府尹，他没有多问、多想、多看、多听。他不听被告的申辩；他不理解老百姓生怕官司牵累、吏卒侵扰的普遍心理，不能透过众口一词的假象看到案情的实质；他没有考虑到大娘这一类冷酷圆滑的人，在一群只想摆脱干系的邻里中，敢不敢站起来说几句老实话，特别是对她本人眼前没有好处的老实话。他也没有去看一看凶杀现场，或问一问现场上少了什么，或多了什么，倘若当即发现窃贼扯走了床上一条单被，本来也可以作为线索，至少反证二姐的无辜。他没有弄清二姐究竟何时出行，更没有研究她为何不连夜出奔，而反把去向预告邻居，还借宿了一夜？他甚至没想到要不要派人核实一下：崔宁是否卖丝、讨账、驮钱回来？或向崔宁的客户查对一下：囊中的十五贯钱是否账账、账货相符？可以说，只消抓住上述任何一点，就可打开缺口，而把这件命案引上正途。但他除了一顿酷刑加一纸公文外，就什么都不想做；根本原因在于：虽说人命关天，在这位封建官僚的心目中，其实和儿戏相同，也不比草菅为重。所以，“巴不得结案”，就草草宣判，把两个无辜的年青人轻轻断送，给人世间留下永远惨痛的教训。

本篇开端，刘贵酒后戏言，委婉逼真；信口圆谎，左右逢源。和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惨剧，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十

分强烈的戏剧性转折。冯梦龙把它编入《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而改其标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似乎他比话本的原作者更倾向于把一场天大灾祸归因于几句偶然的戏言，从而提倡明哲保身，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官吏昏暴的仇视。这是他们在当时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清朱睢则把本篇改编为《十五贯》传奇（又名《双熊梦》，或云为尤侗执笔），后人又根据传奇改编为《十五贯》弹词。它们的一个共同重大改变是把话本里的昏官改为小说戏曲中的“箭垛式”人物——清官况钟。他对此案的判决发生怀疑，于是顶住上司，假扮测字，亲自察访，终于查获真凶，给无辜者平反，并帮助他们成为眷属。应该说，在这一改编中，寄托了封建统治下的千百万人民对官府的理想和愿望，然而远远脱离历史的实际，仿佛一个积想而成的美妙的梦。故本篇的结局虽未能若《十五贯》戏曲之尽如人意，整个故事却较为接近于真实，恍然如见当时没有生命保障，而又自相挤陷的芸芸小民无望地挣扎在冤狱内外。

【正文】

却说高宗时①，建都临安②，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③，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④，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⑤，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两三间房子。与同浑家王氏⑥，年少齐眉⑦；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

当⑧。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⑨，你是一时运限不好⑩，如此落寞⑪。再过几时，定时有个亨通⑫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纳闷⑬，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⑭，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⑮！”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明晚须索来家⑯。”说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⑰。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歇宿。

直到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⑱，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等算计⑲。‘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⑳。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㉑！”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㉒’。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只索守困㉓。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赍助你些少本钱㉔，胡乱去开个柴米店㉕，撰得些利息来过日子㉖，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㉗。”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㉘，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

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

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迭出门，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②⑨}，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门时，里面有人应诺，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③⑩}。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盃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③⑪}；抽身作别，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③⑫}。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③⑬}，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

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③④，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③⑤，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③⑥，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③⑦。”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③⑧，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③⑨，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④①，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

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④①。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尽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④②？”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极计生，被他绰起一斧④③，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砍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④④！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寻你索命。”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④⑤，拽扎得爽俐，出门，拽上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④⑥！”里面没人答应。推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④⑦。”众人都道：“说得是。”

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家报了凶信。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

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④⑨。”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傍。却见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④⑩，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丽，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⑤①：“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⑤②：“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⑤③。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

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

两个厮赶着一路⑤③，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赶上来，赶得汗流气喘，衣服拽开，连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蹉跎⑤④，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个，说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说？”朱三老道：“我不管闲帐。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

“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⑤⑤！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

那后生见不是活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⑤⑥。小人自家去休⑤⑦。”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说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丝麻线⑤⑧，要勒掇我回去⑤⑨？”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杀人公事，不争放你去了⑥⑩，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⑥⑪。

到得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连人⑥②。”众人都和闹着⑥③，正在那里分豁不开⑥④，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撇走回家来⑥⑤，见了女婿尸身，哭了一场，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五贯钱委是有的⑥⑥。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夜深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我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儿，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⑥⑦。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贍妻小，他岂有哄你说的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⑥⑧，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⑥⑨。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